

中国小说 50 强

1978 年—2000 年

北村 著

长 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 50 强, 第 5 辑: 1978 ~ 2000/ 林白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5-4

I. 中… II. 林…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71 号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第 5 辑

长 征

作 者: 北 村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28 千字
印 张: 14.81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575-4/I · 1511
定 价: (全 10 册) 280.00 元 (本册 30.50 元)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老木的琴
122	/	家族记忆
168	/	周渔的喊叫
230	/	张生的婚姻
288	/	玛卓的爱情
364	/	长征
384	/	我的十种职业

老木的琴

那年夏天，我去一个叫江流的小城催一批化肥订单，遇上了一个瞎子。在街角的一个破旅馆里，我和那个看上去明显老得掉了牙的说书人同宿。他身上脏得不能再脏，一只破藤箱里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就是他那用来说书的惊堂木之类的东西。一年以后，这个小城将在一个水库建设中被淹没，没有人爱听他说古论今，大家都忙着搬迁。看来这老瞎子生意不好，三天的时间缠着我说不停。他说好几年前他在那座有名的山城也这样和另一对拉琴的父子同宿。他用说书人的本领把这个故事分成三回来讲。瞎子睁着他那空洞无神的眼睛，好像在凝视我的心，他说，现在大家都很忙，只有你听我讲完了故事。次日凌晨，我离开了江流。

他记得那个大人叫老木，小的叫小木，别的名字不记得了。

老木和小木赶到山城已是中午，太阳高踞在当空，把玻璃碎片一样的阳光撒下来。他们从脏得像一只蚂蟥一样的长途班车上爬下来，站在车站外的广场上发愣。到处都是人，广场上漂浮着的除了人头还是人头。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乱成一团。男

人背着被子，妇女牵着孩子，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小木问父亲，这些人都在这里干嘛？老木说，他们在这里等车，等车到南边去。去南边干嘛？小木又问。老木道，南边有钱。

他们要那么多钱干嘛？

因为他们没有钱。

我们也没钱，我们为什么不到南边去？

我们不去。老木环视了一下广场，好像神灵在环视芸芸众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艺术家。

老木很老，看上去本不应该这么老，他最多 40 出头，却像 50 多岁。老木也很丑，他也不应该这么丑，一脸的风霜使他的五官皱成一团，只有一双眼睛透出固执和傲慢。小木长得像老木一个模子脱出似的，只是清秀得出奇，看上去像个女孩。可见老木又老又丑是生活折磨的。

现在怎么办？儿子说，我们去那儿？

我想，我们现在得找个住的地方。老木胸有成竹地说。

他们离开车站，走上了长街。小木一边走一边看，他大概是第一次来大城市，新鲜得不行。老木也是第一次来，但他装得很不以为然。他没有意识到在街上人群中间，他那身农民的打扮是一眼可以分别出来的。他背着一个破旧发白的牛仔大包，里面塞满了他和儿子的所有家当。小木右肩膀上挎着一把小提琴的琴箱，带子很长，啪嗒啪嗒地打着屁股。

两人走累了，坐在马路的栏杆上歇息。老木掏出长长的烟杆来吸，这一吸老木就像彻头彻尾的农民了。小木在阳光下皱着眉，眯着眼，好像在沉思什么。街上行人匆匆，没人注意这两个人。小木突然说，爹，没人理会我们呢！老木吐了一口烟，说，现在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艺术家。小木道，那怎么办？老木把烟杆在鞋帮上敲敲，你得好好学，走吧。

他们沿着长街一家一家找旅馆，一直找到太阳偏西。旅馆是有，太贵。老木走一家换一家，没有一家觉得合适。老木好像在发起脾气来，去年不是才五块钱一天嘛，怎么就年见年涨呢。旅店老板看着他笑，你怕是第一次来吧，五块钱一天？你来开我来住好了。老木转过身看着街上，不吱声。老板端详着他和小木，你们来城走亲戚？要不来打工？老木把琴箱放在桌上打开，里面露出一把擦得锃亮的提琴：认得这个是啥子东西嘛？老板说，你要卖琴？老木仔细地凝视老板的脸，说，我们是艺术家。

旅店老板愣了半天，说，往北走到街口有饭店，一天三百块钱；……往南走穿过巷子有统铺，一晚十块钱。

他们还是找到了那家便宜的旅馆，从外面看这馆子还看得过去。老木对小木说，我们不去那家饭店，有钱也不能上那种地方。小木皱着眉望着破败的旅馆，说，这是乞丐住的。老木一面数钱一面说，一晚花三百块钱，等于在这里住一个月。老板说，你还带着个娃子哪。老木立刻堆着笑说，你看我们小模小样的，两人睡一个铺还有余呢。老板摇摇头，这可不行。这时有一个声音发出来，掌柜的，你就给他们个方便吧，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听得出他是个好人。老木循声望去，一个老瞎子坐在不远的藤椅上，手上握着一把三弦在调音。老木说，我们来城考琴的，住不上几天，你就……老板说，好吧，就当少收一个客人，瞎子，他们不睡统铺了，就和你住一屋吧。老木高兴地说，谢了。

这当儿小木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外面看街上的人流。老板对老木说，你这娃子看上去很怪的，一句话也不说。老木笑说，他就这个脾气，不爱说话的，他拉琴拉得好。老板哦了一声，对小木道，喂，娃子，拉一曲来听听。小木理也不理他，突然指着路过的火葬车的尾部问父亲，那个铁箱子里装着什么？老木说，死人哪。小木又问，人为什么会死？老木说，人老了，身体用旧了，

死了，就要拿去烧掉。小木的眼睛一直跟着火葬车，烧掉了他到哪里了呢？老板笑了起来，烧掉了还在哪里？烧掉了就没有了嘛。小木说，他跟着烟飞到天上去了。老板笑了一声，瓜娃子！

瞎子带他们进了那间只有一个小窗的阴暗潮湿的房间。床并不大，睡两人算凑合。瞎子摸着小提琴说，我也摆弄过这玩艺儿，我们是同行。老木道，这是艺术，你那只是混饭吃的行当。瞎子笑道，话虽刻薄了些，也有点道理。不过总得让人听，让人喜欢嘛。老木打整好行李。和小木躺在床上，小木叫起来，太臭啦，熏死人啦。老木抱歉地对瞎子一笑，我这娃子有洁癖，常跟我过不去来着。小木坐起来掩住鼻孔说，你瞧你的臭脚都粘起一张纸了。老木一看果然，讪笑着把脚底的纸揭下，幸亏瞎子看不见。

快，去洗洗干净。儿子命令道。父亲只好下了床，讪笑着走到门口洗脚：现在就使唤你爹了，以后出名还得了。瞎子说，你们是父亲像儿子，儿子像父亲。老木敷衍了事地冲了一下脚，说，我这娃子说话厉害，我要听他的。

老木冲完了脚走进来说，娃子，好好睡一觉，明天看你的了。

华南艺术学校门口挤得水泄不通。老木蹙足了劲往里挤，还是被推出来。小木在远处冷漠地看着人群。老木满头大汗地走到儿子面前，你别乱跑，我想点办法。小木突然皱着眉说，我听到音乐了。老木愣了一下，你说什么？小木望着纷乱的人群说，我听到那里有琴声。老木道，这里闹哄哄的，哪来的什么音乐？你又发吊劲了。他把外衣让儿子拿着，走到一位工作人员面前说了一通什么，那工作人员就朝小木招招手，父子俩顺利地走进报上了名。报名要取钱，钱被缝在内裤口袋里。老木只好上了一趟厕所，仓皇地撕开了内裤，拿了钱后，裤子也破了。

考场上跟外头是两样，安静得很。那些孩子们在他们紧张的父母的带领下，显得更紧张。他们拉得一丝不苟。老木低声告诫儿子说，等会儿到你，你得好好拉，拉好了，我带你上馆子。小木无所谓地晃着双腿问，吃什么？老木道，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要吃天鹅。我要吃空气。我要吃屁。

小木进去了。旁边一位家长对老木说，我看你那娃子模样长得聪明。老木说，他是第一流的，比你儿子强。家长就用很纳闷的眼神看老木。小木的规定曲目是《鳟鱼》，但他拿起琴拉了一支谁也听不懂的东西。老木本来就听不懂，对旁边的人说，一听这声，就知道不一样。小木拉完了，老师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个问，喂，你拉的是什么？小木做梦一样，说，音乐。音乐？你在哪儿听到了音乐？小木指着外面，那里有很多人。老师点点头，哦，你在外面闹哄哄的地方听到了音乐，那你听到的是哪门子音乐呢？小木放下琴，我不听你说，我要回去了。说完径直走了出去。一个老师问：这是哪里来的孩子？

小木走出来。那个工作人员也跟出来，老木问他怎么样？那人哈哈大笑说，你儿子是个天才！

散场后，老木找到了考官。考官看着小木问老木，他就是你的儿子？老木问，我儿子考上没有。考官说，恐怕够呛。老木说，你是说他拉不好？考官饶有意味地看着小木，还行吧。我们听不懂你儿子拉的东西。老木点点头，那就是了，三年前有一个音乐家来我们那里，说小木是第一流的，我琢磨这意思就是他长大了准是第一名。考官说，哦。老木说，老师，你说一句实话，我儿子能成为中国第一流的音乐家吗？考官笑了走来，老木问你笑什么？考官就立即严肃了，我看不行。老木说，你们听不懂我儿子拉的东西就说他不行吗？考官注视着老木，说，为什么非得第一名呢？老木感到奇怪，他本来就是第一名嘛，你说话很奇怪

的。我相信他是第一名。考官说全城音乐学校很多，你请便吧。老木望着他的背影对小木说，这个人听不懂你的琴，说话还这么凶。

旅馆是乱得不能再乱，吆喝声、高声的谈笑、洗漱声和拉二胡的调音混杂在一起。民工在公共的水龙头下哗哗地冲澡。老木给小木洗澡，小木竟不肯脱下短裤。那个冲澡的男人哈哈大笑说，小鸡都没长全，就怕羞？众人爆发出“轰”的一声大笑。老木讪笑道，我儿子就这么个脾气，十个天才九个傻。掌柜的说，别听你吹，我们还没听过他的琴呢！

吃饭的时候，桌上摆着两碗饭，一碟空心菜，一碟家里带来的泡菜，不过加了一碗鱼丸汤。小木嚷道，又吃泡菜，天天吃泡菜，我肚里都长蛔虫了！老木说，小木，你给我站直听好了，有朝一日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你不是站在这破旅馆里，你会站在台子上，小木，你会得第一名，有人会说，喂，小木，请你接受奖状，国际第一名小提琴手的奖状，请你笑纳，千万不要嫌弃；有人会说，小木，把你那奖状给我们瞧一瞧，哪怕是瞧一眼也成，过去是我们有眼无珠啊，这就要看你愿意不愿意了。那些考官也会说，这不是当初那个小木吗？奖状也给我们看一看吧，我们眼睛痒痒哪，你给不给他们看，就看你高兴不高兴了。

这每日的精神会餐小木连耳跟都听长茧了。老木讲得认真，小木也听得认真。小木听完这些老掉牙的话，就能吃得下饭了，粗劣的饭菜也变得可口了。老木吃饭很快，一眨眼工夫就完了，坐在那儿瞧儿子。他说，小木，我告诉你，今天没考上，咱明天再考，这一家不行就上别一家，我信你能考上，这全在一个信字，你信你就能考上，不信，就干脆别上这儿瞎折腾。我说我信，我信你呢也信。

掌柜的对老木说，你给这孩子说什么呀，他才多大啊。

你这话差了。老木对老板说，他什么都能听懂，能从人家吵架声里听出音乐来，天生要成音乐家，我不行，但我儿子行，我信这个。待会儿让他给你们露上一手。

我不想拉。小木突然说。

为啥？老木问儿子。

我没吃饱。小木道，我没吃饱不想拉琴。

老木咽一口嗓子，走到外面买了一个卤鸡腿。吃完晚饭，小木就站在天井边上练琴，他拉得还真不错，大家都拉直了耳朵听，他们听够了老瞎子杂乱无章的调音声，这小提琴的声音变得十分新鲜。洗完澡的民工说，真好听。洗菜的女人说，这洋玩艺儿我还头一回听过。老木有些得意地说，小木在我们那地儿还是头一个练这玩艺儿的。老木究竟对音乐懂多少值得怀疑，不过他能从旁人的反应中看出点什么。他给掌柜和那民工递了烟，说，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供小木学成第一名的音乐家。掌柜的问，要是他成不了第一名呢？老木很奇怪他这样发问，怎么会呢？你说话很奇怪的，他怎么会成不了第一名呢？掌柜被弄得很尴尬，老木，你凭什么说你儿子一定是第一名？老木说，我信哪。

你信？你信就能得第一名？掌柜摇摇头，吹吹烟斗：有意思。

老木，我看你得请些老师掂量掂量。民工说，你也真不容易，放下家里的活不干，专门来陪儿子学琴，我来城是为了挣钱，你来城是为了花钱。

人跟人不同嘛。老木笑着说。

要是你儿子学不成，钱又花光了，你老木不是连老本都输光了。

老木只是鄙夷地笑笑，拉儿子进屋，他小声对小木说，听见了没有，这就是没出息的人说的话，听见了吧，儿子，记得爹给

你说过吗，人身上有两块地方是不能碰的，在哪里？小木指指腋下，在这里。对了！儿子，老木大声说，千万别让人碰了它，这一碰人就泄了气，他在这地上就是白活。说着伸手去搔小木的胳肢窝，儿子大笑不止，两人在床上打滚。

瞎子走进屋来，人未到声先到，说得好，说得好，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过老木你得听我一句话，给老师送点礼，不送，怕是什么也办不成。

送礼？

这娃子琴不错，可是世风日下，有哪个行当不要钱能做成事情呢，花小钱办成大事嘛。瞎子用手摸着一把胡琴的蛇皮。

瞎子，你看得很透嘛。老木望着他说。

错了。瞎子说，你没看见我瞎了吗？我什么也看不见。

老木不再说话，他的两眼是迷惘的。

这一天的上午，老木买了几瓶酒、几盒补品，拎着上那个跟他说过话的刘考官刘老师家里去。

他从另一个学生的家长那里打听到了刘老师的家，沿着墙跟往那去。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没有一个是老木认识的。他们看上去都很忙，走路快得像被鬼跟了似的。老木拖着身子往前走，越走越黑，手上的东西也越来越重，最后重得好像快拎不动了。他就着街边上的花圃栏杆坐了下来。

一个乞丐坐在他旁边，没有向老木乞讨。乞丐说，今天的太阳很好。老木看了一眼太阳，果然很好。乞丐又说，晒在身上，不冷也不热。老木问他，你为什么 not 向我要钱呢？乞丐问，你说什么？老木说，我坐得离你那么近，你为什么 not 向我要钱呢？乞丐笑了一下说，我今天的钱够花了，我知足了，明天的事明天说吧，今天我只想晒太阳。老木不再吱声。乞丐问，你不觉得太阳晒在身上很舒服的吗？老木哼了一声，……是啊。我会看相。乞